

媚 老无疆

鬼国有二十个女系手，其中十六个为地系，地位最低，而后就是天系，共四个，最后一个就是姬系，是所有女系手的统领。

半明半寐
作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是四五千个名字。其中十六个为女，地位最低，
而后按天姿，共四个。最后一个是皇帝，
是所有女余手的统领。

Old Without Boundaries
The Femal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媚者无疆 / 半明半寐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39-4557-1

I. 媚… II. 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0329号

媚者无疆

著 者: 半明半寐

责任编辑: 吴士新

责任文编: 贺 静

装帧设计: 雷 鸿 刘 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557-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媚者无疆
半明半寐 著

责任编辑：王、文、李、林、其、中、十、六、个、月、间、她、在、这、里、
用、她、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万、物、万、事、万、情、万、意、
用、她、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万、物、万、事、万、情、万、意、

渐吹尽、枝头香絮。

是处人家，绿深门户。

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

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

树若有情时，不含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

韦郎去也，怎应得、玉箫分付。

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

算空有并刀，难翦离愁千缕。



媚者无疆

晚媚二十七年，其年十六岁，其年十六岁，其年十六岁。

半明半寐著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鬼门

那人从椅上起身，走到她跟前，一路裙角摇曳暗香浮动，步态无限风流。

·007·

第二章

刺杀

晚媚以为自己眼花，居然看见花的金色花瓣颤动了一下，伞上花瓣突然全数张开，而且迎风招展不胜妖娆。

·025·

第三章

媚杀

首次杀人之后，那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罪恶感伴随着晚香指间的动作骤然爆发。

·035·

第四章

芍药

晚媚斜躺在地上，眼下血污一片像被刺瞎了双眼，身上鞭痕密布，身下更是蜿蜒拖着一道血痕。

·047·

第五章

破魂

蛇萝这时正飘飘欲仙，听到风声时已是大迟，情急之下投起一个男仆，迎着剑势将人抛上半空。

·057·

第六章

齐心

晚媚团了身子节节后退，可最终还是被他一把揭开披褥，将刀笔直送入了胸膛，那把刀透胸穿背而过。

·067·

第七章

争艳

只觉得掌心湿漉漉的，于是连忙翻掌来看，血，满掌心都是鲜血，这一下提气又不知让多少根血管破裂。

·077·

第八章

琉璃灯

晚媚屏息，将掌缓缓靠近公子脸孔，终于在他睁眼前看清楚了他的样貌。

·089·

第九章

神隐

他再看不清他的晚媚，被遮住了视线，就如同这无情的鬼门遮住了他们的天。

·103·

第十章

交

晚媚只好揣揣着他们缠斗，公子如一片黑蝶附在苍龙剑上，仿似缥缈无力却让苍龙无处施威。约莫五十招后公子终于发难。

·123·

第十一章

流光

晚媚噤声拿出了神隐，挥鞭的那刻箫声也亮起，调子低沉，并没有痛苦愤怒，只是死黑一片。

·137·

第十二章

血莲花

血池中的血滑腻粘稠，一下没到了晚媚胸口，她惊叫了一声，那朵血莲缓缓开放。

·149·

第十三章

蛇蔓

突然间发现藤蔓竟是动了，枝头摇曳，在右脸上又长出半寸，她的讶异被苏轻涯察觉。

·167·

第十四章

舍得

方歌右手还握着长剑，听到她的脚步突然起势，剑尖一荡就向她杀来，那剑意凛冽根本无法阻挡。

·185·

第十五章

天明夜

听竹听了很久这才转身，朝刑堂方向迈步。刑堂是回半地下室，弯腰进门，顿时黑暗无声。

·203·

第十六章

欢谢

晚媚受创，将鞭尾物在空中，曳出一条无声的黑影，那是神隐鞭法最后一式，天光尽。

·221·



骆雪在流苏帐里呆坐，清楚听到房门之外自己的身价被一次次抬高。

“一千两！”最终一个声音响起，满堂顿时寂静。

老鸨的干笑声随后响起，喜出望外地宣布成交。

骆雪于是清楚知道了自己的价钱。一千两，她的初夜被卖了个这么齐整的价钱。

这个结果她不是不能接受，穷途末路却又标致的女子，多的是她这种结局。

可是门被推开时，她发现手心还是握了一把汗，上下唇还是止不住颤抖。

“你叫骆雪是吗？”

还不曾看清楚样貌那人已经立在了她跟前，抬起她下巴，眼里似乎有把利尺正把她上下比量。

骆雪回了声“我是”，同时抬了抬眼，一双眸子漆黑幽深犹如子夜。

那人点点头开口：“果然是值这个价钱，我们四个有阵子没遇到这么好的货色了。”

骆雪猛然一惊！

接着她高声跟着重复了句：“四个？”

说话间，她的眼睛已经被那人拿黑色绸缎蒙了个结实。

门外这时涌进来另三个人，一色的身形高大形容俊秀，没半点淫贼相。

骆雪眼前一片漆黑，听到周遭细碎的脚步，不由得将身子往里瑟缩，脸上血色也褪了个干净，尖下巴因此显得益发楚楚可怜。

那一夜，她感觉自己飞速成长。

从畏惧到心如死灰，再到所有希望一起破了个干干净净，到最后反而就不再害怕。



她如佛手，看着那血渐渐红了孩子，这血，
吃进那吃血，可能那血是那样的快，



最终那四个人离开时她甚至扯落黑布，抬起头在血泊里将他们一一打量了个清楚。

那一刻她眼眸雪亮，如丝媚眼里有一团光在燃烧，坚定犀利一直烧到她心深处去。

“不能死，无论如何不能死。”她掐住手掌命令自己，“我还只得十六岁，还没过过好日子，可不能就这么死了。”

那些性格里的坚定又回来了，十六年里，面对继母回护弟弟磨炼出来的坚定。

“不能死，无论如何不能死。”

可是，七天后她高烧不退。

最终被老鸨一张凉席裹了扔到乱坟岗时她还是这么命令自己，两只露在凉席外面的眼睛闪着悲凉而却凄厉的光。

一双脚在她跟前停下，是双女子的脚，穿了厚底鹿皮软靴，靴上面绣着一片绿叶。

她抬头往上看去，最先看见一把红伞，大红色的油纸伞面却配了枝翠竹柄，说不出的妖异。

伞上大雪簌簌而下，那伞下的人被红伞雪光映衬，更是媚中见媚，风流处益发风流。

骆雪被迷了眼，想开口却意识涣散，连一个字也发不出声。

那女子蹲下身子抚住了她脸孔。

手是那么滑腻柔软，仿佛一片花瓣扫过。

“我知道你要我救你。”那女子开口，声音婉转柔媚更是勾人魂魄，“你放心我会救你，你不应该这么死了，白白辜负这一身好皮囊。”

骆雪眨了眨眼，觉得无限困顿终于睡了过去。

依稀中觉得有人在替她暖身。

一双柔软温存的手，带着热意推过她身体。



她侧头，看见身旁正在侍弄自己的是个清瘦男子，低了头眉目清秀。

见她醒转那男子躬身后退，几乎没有脚步声，只有白袍扫过地面的细微声响。

房内再没有第二个人。

骆雪勉强起身打量，只看见自己赤身裸体躺在一张软榻上，榻上铺满白色毛皮，而房的当中有一只火盆正烈烈燃烧。

除此之外房间唯一的装饰就是一把油纸伞。

一把红伞面翠竹柄的油纸伞，斜斜靠在墙壁，色彩浓烈而怪异，像有说不尽的风情和故事。



晚睡屏息，悄悄缓缓靠近公子的脸孔，
终于在他睁眼之前看清了他样貌。



鬼打十三个转，其中九个转，皆在鬼手。
鬼打十三个转，其中九个转，皆在鬼手。

媚者无疆

半明半寐 著

第一章

鬼门

那人从椅上起身，走到她跟前，
一路裙角摇曳暗香浮动，步态无限风流。

渐吹尽，枝头香絮。

是处人家，绿深门户。

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

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

树若有情时，不含泪、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

韦郎去也，怎应得、玉箫分付。

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

算空有并刀，难翦离愁千缕。





— 鬼门(上) —

过了很久骆雪才挪到房门口，蜷着赤裸身子往外打量。

外头是个回字形院落，院中间假山上堆满了积雪，而不远处一株腊梅开的正烈。

没有人影没有声响，满院只有暗香浮动，这情形未免有些诡异。

骆雪整个人往里缩了缩，吃不消外头的寒意。

身后这时有人拍了拍她肩膀。

一只涂了鲜红蔻丹的手突然搭在她肩头，骆雪不由吓了老大一跳。

“我吓着你了吗？”来人吃吃笑，“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的人都像鬼，走路半点声音没有的。”

骆雪回头，认出这位就是先前在乱坟岗救她的女子，连忙点了头表示感谢。

女子不笑了，拿起手里风裘裹住她赤裸身子，又牵起她手：“我叫晚香，现在你跟我去见门主。”

骆雪有些吃惊，但还是沉住气赤脚跟在她身后。

穿过游廊穿出院落，院外原来还有院，一色的白墙黛瓦，遥望似乎没有尽头，颜色清淡但布局却是恢弘。

最终她们走进了东进一间正房，拐过屏风后骆雪就闻见了一股奇异的香味，清淡爽落像三月草长。

还不曾搞清楚状况身上风裘就被晚香摘去，骆雪只好站在房间正中，赤身裸体，脸颊被火烤的微红。

“你不怕吗？”

房间里突然响起一把声音，慵懒性感，和晚香的柔媚无骨完全不同。

骆雪这才发现左侧贵妃椅上斜着一个人，房间里昏沉沉得看不见她脸，



只看见一双眼在暗处幽幽发光。

骆雪连忙垂头：“怕，但也还能站得住。”

那人从椅上起身，走到她跟前，一路裙角摇曳暗香浮动，步态无限风流。

“是块好材料。”那人围住她打圈，“皮囊好又有些胆色，我喜欢你小姑娘。”

骆雪抬头，发觉这人长得极美，但一双杏眼里却夹杂寒气，逼得她不由垂下了头。

那人莞尔，抬起她下巴细细打量：“可是你愿不愿意留下呢小姑娘？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

“这里是哪里？我留在这里做什么？”骆雪终于忍不住发问。

“这里是块极乐土，你将在这里享受快乐，你愿不愿意留下？”那人低声，眸子里华光流转，有无限诱惑。

骆雪不由自主点了点头。

她像被心里的魔鬼催引。

“那么你就留下吧，”那人握住她手，“不过记住一入鬼门不得回还，你今生可就都是鬼门的人了。”

“鬼门？”

听到这两字骆雪打了个突。

“他们都叫我们鬼魅，那么我们干脆就叫鬼门好了。”那人低笑，将她手交到晚香手里，“记住以后你的名字叫做晚媚，忘记你的过去，晚香会好好调教你。”

“晚媚……”骆雪被牵着手离开时念着这两个字，回头时觉得方才好像只是场梦，只有这两个字才是真实的。

晚媚，从今往后她将叫做晚媚，有名无姓，过往一切统统死去。

一路晚媚被牵住手，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来的院落，晚香一直不说话，直到跨进院门才停住脚步笑了。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地方虽大仆人却不多，好多事情你还得亲自动手。”



晚香低声，领她在四处打量，“哪，这里是卧室，这里是调教室，这里是琴室……”

晚媚吃惊：“你的意思是这一个院子都是我的？”

“当然都是你的。”晚香笑，走进那间屋子拿出红伞，“属于你的还有这把伞，还有一个影子叫做小三。”

语音刚落已经有一个人立在她们身后，一个清瘦的高挑男子，寒冬腊月却只穿了一件白色单衣，正是先前侍弄晚媚那人。

晚香将手一指：“那，这个就是你的影子，名字叫做小三。有什么事情你只管吩咐他。”

晚媚更是不知所谓，抱着那把红伞只好呆站。

那厢晚香却是一拍手预备离去，正回头冷声嘱咐小三：“你好好服侍这位主人，如果这位主子也失败了，你应该知道你的下场。”

小三回了声是，垂头立在了晚媚身后：“那么我们先去洗沐吧主子，我看您应该是出身穷苦人家，皮子有些糙，要加紧调理。”

说话的时候他不肯抬头，晚媚没机会再次看清他眉眼，只看见他脸色一片惨白，还有就是眼底一道疲累的淡青色。

从木桶里出来晚媚满身水汽，那双斜挑的凤眼就益发妖媚了，妖娆中还不脱稚气，里面盛着一个邀你同往的世界。

小三拿绸布替她吸干水珠，又吩咐她躺下，打开罐子预备替她推油。

晚媚往里挪了挪，还是有些羞涩加不习惯：“我以为我的皮子已经够好，够白够细够滑。”

小三不说话，从水桶里汲起些水来，滴一滴在她颈脖。水珠徐徐而落，最终在胸前被热气蒸发。

“不够，”他摇头，“要这滴水一直滑到你脚尖，不破不分那么才够。”

言毕就在罐里掏出一把香油来，在手上仔细抹匀，接着又凑近火盆将手烤烫，屋里顿时开始弥漫一股玫瑰香气。



他的手温暖而轻柔，开始时晚媚还有些抗拒，到最后也不由弓起身闭上了眼。

“锁骨不错，够纤瘦。”

推过锁骨时小三下了结语。

“胸也不错，饱满丰润。但要注意保养，大的人往往不容易坚挺。”滑过她胸膛时小三流连，回过身去又打开另一只罐子。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鬼门到底是什么？你又为什么是我的影子？”她开始断续发问。

“鬼门里面都是杀手，”小三继续在她胸口打圈，看着膏体逐渐融化，“像你这样有把红伞的就是杀手，而我这种穿白袍的就是影子，听主子吩咐随叫随到。”

晚媚又打了个颤：“杀手？可是我半点武功也不会。”

小三淡淡笑了，双手缓缓下行：“杀人未必要靠武艺，你不需要练武，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利器，如果最后真的需要武力解决，记得你还有个影子，这种粗活我会替主子做。”

晚媚“哦”了声。

一时还理不清状况，她只能沉默看着小三双手滑到她腰间。

“腰很细肚脐也很美，很好。”小三的手在她肚脐周围流连了很久，“以后我会在这里给你穿个环。”

晚媚顿时烧到耳根，突然间又好像找到了话头：“这么说你倒是会武功，那么你又为什么……”

“为什么做这种低三下四的事情是吗？”小三抬头，那眉眼真是如远山清泉般娟秀，“因为如果我做得好了，门主慈悲，就会赏我痛快一死。”

晚媚倒吸一口凉气。

先前她的一身热汗全收了，半天也不知该回些什么好。

“你也会死，如果一个月以后执行任务失败。”将油推上晚媚脚尖时他发话，



“我先前两个主子都死了，你记住你一定要成功，否则我就要万劫不复。”

“什么任务以后你自会知道。”他立起身，拿一根指头挡住晚媚唇齿，“你可不可以不做，这种问题以后不要再问，连想都不要再想。”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他低声，又打开只罐子倒出抹了些暗红色的药丸，扳开晚媚咬紧了的牙口强行喂了进去，接着又用手在她的全身轻轻推拿。

动作是温柔怜惜的，手指也润滑，所以这一次晚媚丝毫没有痛苦，只是感到一种麻刺的快感从胃部往全身蔓延。

“按摩能帮助药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小三低语，十只手指覆上她的小腹，微微用力按压。

一阵凉热夹杂的快感在全身蔓延。

晚媚只觉得血管中有很多虫蝇微微蠕动，小腹间似有一把火在燃烧，浑身酸软难耐。

之后他就开始推拿晚媚双腿，低头听她呼吸越来越急促，到最后完全像只困兽。

小三根本不理睬她焦渴的状态，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根长绳，轻车熟路将她绑在床上。

“你竟敢绑着我……还，”被缚住双手的晚媚最后终于忍不住发声，嗓音嘶哑，尾音不住颤抖，“还给我吃这种东西……”

原来方才小三给她吃的是烈性春药，晚媚此刻只觉得焦渴到无以复加，不住扭动身躯，疯狂地在床上挣扎，若不是那长绳牢固，险些就要扯断。

“今天功课到此为止。”小三收回了手，开始收拾东西预备离去，“祝主子好梦。”

“你敢！”晚媚恨声，咬牙咬出血来，“你可要记得我是你主子，你就不怕我惩治你！”

“主子教训奴才，小三早就习惯。”小三还是温声，“可是这种训练是为了让主子学习克制欲望，学着要男人求你而不是你求男人，主子也要习惯。”



说完他就退后，没声没息，顺手熄灭烛火掩上房门。

整个院落开始死一般漆黑诡异。

大雪轻柔地覆上青砖，整晚在房顶倾听晚媚一声比一声嘶哑的呼叫。

一·九门(中)·一

第二天小三一早前来松绑，晚媚穿好他准备的衣衫跌跌撞撞下床，怒火无法平息，抄起脚边长凳一把砸去。

小三立在原处，没有一点要躲避的意思，那长凳顿时命中他额角，在上面砸出不大不小一只窟窿。

晚媚停手，看着鲜血渐渐浸红了他半边脸，吃惊归吃惊，可也有点隐约的快感。

这世上不是她一个人活该流血受苦，她发觉自己开始这么想，有点嗜血的兴奋。

“我不做了，”丢下板凳她开始喘气，“我这就去找门主。”

小三上来一把抓住了她手：“那么去找门主之前，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晚媚跟在他身后，被他拉扯得几乎脚不沾地，也不知是几进几出来到处低矮房子。房子的门洞窄小到可笑，只有半人高，需要缩紧身子才能进去。

进门后就豁然开朗了。

晚媚发现这里原来是间半地下室，跟前是一条长窄的走廊，走廊边则是一进又一进装有栏杆的牢房。

到第一进时小三停住，晚媚看见里面有个长发披散的女人，身子立得笔直，正瞬也不瞬地直眼看她。

晚媚被她看得发毛，又壮起胆子回嘴：“这有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小三冷笑：“那么你不妨看看她的脚。”



晚媚依言目光往下，看到最后不由一把捂住了嘴。

没有脚，这个女人根本就没有脚！只有两陀铁块连着她脚踝，然后牢牢生根在地上。

“知道她是怎么变成这样吗？”小三冷声，“是先把两双铁鞋烧得滚热快融了，再把她两只脚按进去，然后两锤把铁鞋砸扁，从此她可就落地生根了，在这里罚站，一直站到死为止。”

“而这个女人和你一样，三天前说是不做了，门主不许，她就想法子逃走，都已经逃出去几里又被追了回来。”见晚媚手脚发颤小三又补了句，一把扯住她来到第二间。

这一进里面个人横卧着，一根头发没有，看不出是男是女。

晚媚壮起胆子往里仔细打量了一眼，只一眼就魂飞魄散。

那人半蜷着身子头脸朝外，晚媚清楚看到有很多条细蛇在她口鼻进出，呼啦啦来去不亦乐乎。

更可怕的是这个人还没死，喉咙居然还能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一旁小三不忘注解：“这个罪责就更大一些，做到天杀之后妄想推翻门主……”

话不曾说完晚媚已经张口，在他鞋面上吐了一汪酸水。

“我们走吧。”

她虚弱地开口，飞也似地奔出长廊，出门时撞上了矮门洞，跌坐在地上，半天不能起身。

小三跟上来扶住她，半搀半扶才把她弄出门洞。

“一入鬼门不得回还。”出门之后他吐了口气，“你要记住，除非你当初不答应门主，只要你答应了，从此就不再有退路。”

晚媚这时举目，觉得昨日看来还素雅大方的深深宅院如今看着就像巨兽，正张开大口预备把她吞噬。

“可是我根本不能说不，”她突然想起，“当时门主看着我，我根本说不出